

滇铜京运的镇雄往事

余冬云 苏正宽 文/图

古代镇雄,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建置沿革随王朝更迭、时局动荡而多有变化。清雍正六年(1728年),镇雄降府为州(属昭通府辖治),这个滇川黔交界处的“鸡鸣三省”之地才在云南版图上固定至今。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境内海拔落差大，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产资源蕴藏丰富。云南对金属矿藏的开采和利用较早，《汉书》中便有“滇产五金，而铜尤为盛”的相关记载。汉代以后，云南铜矿业逐渐发展起来。清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中国铸币所用铜多来自日本进口。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包括铜矿在内的矿产只能禁输出，清政府铸钱所需的铜料就只能转产而依赖国内矿产。于是，滇东北、滇西等地所产铜矿因产量高、成色好被运往京城，替代洋铜成为铸币原料的主要来源。清代持续大规模铸币，使滇铜的生产与运输成为全国冶铸、交通和金融等行业中的大事。滇铜产业在清政府的重视下迅速发展，至清乾隆中期达到鼎盛。

镇雄雄踞接壤黔黔，占据先天区位优势而被历史选择，成为清代滇铜京运要津：“镇去滇省会，几千二百里。去昭通郡北四百二十里。治东三百里至四川界。……南三十里至贵州界。”寻甸、东川等地所产铜矿逐运递送，需经镇雄运到四川叙永后转运至泸州集船，再经镇雄北上入京。据《乾隆镇雄县志》记载：“城北三里右有板桥，土府建。乾隆元年（1736年），因铜运经过，州牧徐谔改建石桥。”今镇雄县赤水河源镇曾旧名“板桥”，最初即是以此桥而得名。改建后的石桥更名为“泰安桥”，于2018年4月被昭通市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滇铜京运的主要线路有两条道路。一条以寻甸为中心转运站——滇西的宁台、龙川、丽江回龙等地所产京铜料集中于下关店(沿途所设大小转运站称为“店”)后,以人背马驮经昆明至寻甸店集中,经贵州威宁店接运到镇雄店,由镇雄店用牛车陆运至泸州叙永店,然后水运至泸州店。另一条以会川为中心转运站——滇东北会泽的汤丹、碌碌等铜厂所产京铜料到东川,过4站至鲁甸,由鲁甸店经奎章、镇雄(牛场、芒部、雨河)等店至泸州叙永店,再转运至泸州店。乾隆四年(1740年),云南总督庆复上奏:“滇铜运道,自东川起由昭通镇雄直达川属之叙永,最为捷径。”这表明,在清代滇铜运输史上,镇雄是不容忽视的。

清代滇铜京运在云南乃至全国驿运史上影响巨大,它带动了西南地区铅业、茶业的相继繁盛,也促成了边远之地镇雄在交通、贸易、文化等方面的深



美轮美奂的乌峰石雕。



匠心独运的乌峰石雕。



仍在发挥交通功用的泰宁桥。

刻变化和进步。

镇雄多山。“镇邑疆也，封域虽云广阔，而连冈叠嶂，深山密林，盖十居八九，稼穡之土不多焉。”虽说疆域广阔，但境内群山绵延纵横，深山老林间可供耕种的土地很少；再加上与川黔接壤，汉、彝、苗等多民族杂居于此。铜运繁荣，加之先前“改土归流”的施行，镇雄“境宇日章，辟土日裕”，治安有序、耕地渐增，物质开始充裕的镇雄百姓和诣友善，商贾贩夫聚于此。

空前繁荣。滇铜京京道路的建设、驿站(野)的设立,使沿途一些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变成了车来人往的热闹街市。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铜料由东川店、鲁甸店运至奎香店运抵镇雄店,再由镇雄店接运至四川叙永店这一路的京铜料,每年约111万公斤;另由贵州威宁店、毕节转运经镇雄店、叙永店一路,年运京铜约150万公斤。若以牛驮马驮,每匹(头)马(牛)驮重80公斤,两条运道上来来往住的牛和

马竟可达万百余匹(头)。乾隆三十三年(1769年),清廷大举征伐乾陀,将云南、贵州等地马匹征收入伍,导致后来铜运马匹稀少,威宁一路铜料只好改为雇用镇雄民夫帮运,每健者两人或弱强者三人背运一驮铜(重约80斤)。照此计算,当时从威宁到镇雄抵叙永的铜运道上,每年约有3万人数雄背夫往返。这也许是镇雄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打工潮,也是镇雄史上最早因交通而兴的发展和繁荣。

滇铜京运促进了古代镇雄的交通大发展。山高坡陡的地理条件,多雨湿寒的气候环境,使得镇雄古道路径曲折、泥泞险阻、湿滑难行。为了畅通运道,加快转运速度,地方官府组织乡绅和商贾投资,以石料加固官道宽马路,施工开辟新路,人行小道改造为车马大路,赤沱河(现赤水河)上防洪的石桥,以及乌蒙山间垒石而成的商道逐渐多了起来,镇雄的陆路运输条件得到显著改善,黔来川往的铜运构建起古代镇雄的早期繁荣。不仅如此,各地还确立了驿道修制制度,规定了定期维修的期限和开支金额,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障了京铜开赴陆的道路畅通。

直到今天，镇雄县赤水源镇的马店村，除了仍沿用源起于铜运驿店的地名外，还完好保存有通往芒部、雨河直达叙永的铜运古驿道，万历年镇雄背夫裹粮远征、长途负重的旧时苦楚便铭刻于此。2016年7月，镇雄县政府将位于马店村的红山古驿道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交通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来自中原地区的江苏、江西以及四川等地的流官和商贾来到镇雄，建书院、修会馆，交流传播汉文化，还将先进的生产生活技术传授给世居古芒部的彝族、苗族等各族同胞。成化甲申作为云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乌峰石雕、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镇雄端公戏(傩戏)等，经过数百年传承，成为了中原文化与古邦文明交融共生的镇雄文化瑰宝。

清代滇铜京运的历史意义，在于积累了跨省长途运输的经验，其中接转运输制度为后来的驿运方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促成这项运输制度改革，正是时任镇雄知州屠述廉。屠述廉到镇雄上任的时候，铜运上任务十分紧急。他每天奔波于铜运道上，详细了解运输里程的远近等情况。通过深入调研，屠述廉发现，威宁店一路的铜料，需陆运十站至镇雄所属的罗星渡，由船转运八站交泸州店，道远途难、民情苦累，且运期常常被延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他提出请求：“滇铜自威宁至镇雄州城，故提出威宁承运；滇铜自镇雄至罗星渡，仍由镇雄州运办。”以使“镇雄之民得免远徙守候荒野之苦，威宁之民亦可借铜运脚价以资衣食，铜运迅捷，避免迟误之虞。”

这是一个“一举三善”的建议，却迟迟没有得到清廷批准。勤政恤民的屠述廉执着地叠次详禀，终于得到时任云贵总督福康安的支持，向皇帝上奏，才终于完成了这项接转运输制度的改革。至此，威宁、镇雄两店分别改运，“挽输较易，官民均便”。

大江东去李子红

钟旭波

壬寅夏，蓝天白云，文友三五，应邀赴真武名山，观大江东去，品蜜汁李。凭栏远眺，雄鹰展翅，潜龙飞升，万里长江转身投怀，两河倾注，左曰西宁，右唤中都；更有新镇，在川新市，在滇南岸。两年安上对策，五百载安鳌治辖，唼李三百颗，叹滚滚英雄敌不过如画江山，连拍岸惊涛也未留下。

长江东转的系列照片是马志明拍摄、论证绥江县的一张文化名片。当你看到这些照片时，是否知道他历时11载，从海拔320米到1000米，先后找了近30个拍摄点的艰辛？年过半百之人，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黎明即起，租一辆微型车，跨越滇川，顾不上拍掉尘土，攀援上山，砍去荆棘，用放牛绳系在腰间，把另一头拴在树上，树井中央，有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树，干脆央求村民拉着系于腰间的绳子，权当安全绳，探出身去，在悬崖上拍摄出了这幅大气磅礴之作。当我用尺子在地图上丈量两条母亲河相隔最远的地方时，马志明老师用心去丈量昭通大地上的地理奇观。

这恢宏史诗般的景观，实在不需要那些浮躁的脚步，暂时卸下负荷，摒弃喧嚣，静观大转弯，寻得人生真谛，才是行走江湖的最好选择。真武山的变化正是这种写照。真武山是一座典型的断头山，缺水严重，山高坡陡，土壤贫瘠，种不出庄稼，祖祖辈辈流传着一首民谣：“真武山，石滩滩，吃米靠四川。要吃米，除非害病……”

直到20世纪80年代,沉睡的真武山开始苏醒。198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地村民钟尚彬结识了绥江县农技人员钟茂发。在钟茂发的悉心指导下,他开始种植杂交玉米,几年时间,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但依然没有改变贫寒的家境。这位自幼丧父,母亲残疾,从不向命运低头的汉子登上山巅,望着奔腾东转的金

沙江，无声呐喊：难道命中注定？失望、苦闷、沉沦没有抹去钟尚彬内心的希冀，他又在种菜没帮助下列种良种葡萄、嫁接改良柑橘。作为绥江第一个面向市场种植草莓的他，手捧起千余元的草莓收益时，激动不已，以水果商品化种植脱贫致富的真武山之路终见端倪，被传统农业模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真武山人终于可以放松呼吸。

勤劳倔强的钟尚彬在真武山战天斗地时，一群农技人员也在用他们的技术改变着绥江李子的命运。绥江种植李子的历史悠久，长江流域本来就是中国的发源地，《马湖府志》记载了绥江及其周边地区“多梅、李、桃、杏”，长五间李子、老鹤山李子久负盛名，但没有哪一种是本地的品种，直到以绥江冠名的“半边红”李子的出现。

大名鼎鼎的绥江“半边红”李子，原始品种的引入颇具传奇色彩。新中国成立前夕，新镇雄老鹤山村民罗海洲在外地时，吃到一个口感清爽香甜的李子，他悄悄地把果核留下带回播种。几十年过去了，具体从什么地方带回已无从考证，那位种李人故去，那株李子树已化作泥土，但经过精选改良出来的李子树的后代现在已遍布绥江，并引种到四川、重庆、贵州、江西等地。1986年7月，农技人员为根找走遍“半边红”李子原产地老鹤山和其引种栽培主要区域，查看了4300余株成年树，选一品尝果实。在石龙村夏月华果园内，一株李子树引起他的注意：植株健康，果实圆润均匀，皮薄个大，外观色泽半红半绿、果霜诱人。他随手摘一个李子入口，淡淡的香气萦绕，果肉呈淡黄色，果子离核、脆甜。经过两年的密切观察，1988年2月，他从该树取上位枝条105根，其嫁接成活128株李子树。此后，龙文兴、林辉云、钟德卫等农技专家又相继投入“半边红”李子提纯

复壮研究实践中。2008年,以钟德卫为首的绥江“半边红”李子科研团队正式成立,当年9月通过了无公害食品认证,11月注册了“绥江半边红李”商标。2009年8月,绥江“半边红”李子顺利拿到了绿色食品证书。如今的“半边红”李子,已经成为绥江的一大品牌和支柱产业。

我在真武山品尝的蜜汁李子正是以“半边红”李子为母本的新品种。在钟尚彬带动和指导的真武山村民中,杨蕊铭在真武山之路走得更远,走进了人民大会堂,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世纪末,他以培育改良柑橘类为主,但效益不好,时逢“半边红”李子技术成熟,于是改种“半边红”李子。缺水的真武山和原产地新滩种植株条件差异大,李子树挂果了,但品质太差,果实小,口感欠佳。命运之神似乎专门同真武山人作对。何去何从?杨蕊铭用真武山人特有的韧性作出了回答。2009年,他从成都龙泉驿引入脆红李,以“半边红”为母株嫁接,结果后大有改观,但仍不理想;2011年,他又从眉山市引进五月脆,嫁接到“半边红”李子和脆红李子的嫁接株上,经过3年的培育,性能基本稳定,外观、口感都有很大改进,但是仍然没有解决个头不大的问题。2015年,杨蕊铭找到金龙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真诚地提出转让千亩果园,共同打造真武山李子品牌。金龙公司接收果园后,组织研发团队,利用技术优势加强田间管理,不但让李子个头增大,还比一般“半边红”李子上市早。经过与杨蕊铭商议,公司决定将这树种融入了3种基因的“半边红”李子早熟新品种命名为“云南蜜汁李”。通过土地流转,蜜汁李子实现了集约化种植,通过“互联网+农产品”营销模式,蜜汁李子已经成功打入大城市,供不应求。

穿梭于李子园中,品尝着不同植株上的果实,清甜嫩脆的口感确实独特,唇



万里长江在绥江县南岸镇浩荡东转。 马志明 摄



让当地群众致富的“半边红”李子。 谭平才 摄

齿之间尽是李香。春赏花、夏品果，已经让那个曾经“有女不嫁”的真武山变成了“花果山”，成为绥江县的一张名片。徒步到山顶，看身后那一抹别致的红，看脚下那东去的大江，与升庵一壶浊酒喜相逢，

与苏东坡共唱一曲大江东去，一种感动倏然而来，感怀马志明的执着追寻，农技人员的孜孜求精，真武山人的不屈抗争，金龙公司的现代意识。生命，不一定要有惊涛骇浪，只要不懈怠就一定会有美丽。